

哈代小说结构模式初探

丁世忠

(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哈代小说常以多角恋爱纠纷来组织故事情节,具有明显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哈代对生活的认识、对人性的揭示、受传统文学和建筑艺术的影响以及对读者趣味的迎合所致。

关键词:哈代小说;结构模式;多角纠纷

中图分类号:I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5-0040-06

托马斯·哈代是 19 世纪后期英国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威塞克斯小说以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为背景,描绘了威塞克斯宗法制农村社会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下日渐衰落的悲惨命运,弹奏了一曲宗法制农村社会衰亡的挽歌,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逻辑性,而且在结构上也形成了突出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冈察洛夫说过:“单是一个结构,即大厦的构造,就足以耗尽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动。”[1](188 页)文学作品的结构,是其内容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依附于它的形式、依附于它的结构。从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看,作者只有用恰当

的形式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理解表达出来,文学作品的内容才能呈现出来,成为读者阅读、欣赏的对象。哈代在创作中,一直重视对小说结构形式的探索。在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枉费心机》(1871)中,作者就对小说结构进行了最初的探索——通过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爱情纠纷来结构作品。作品中女主人公与两个男人的三角爱情形成了起伏而又循环的曲线运动,并由此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但是,作品中爱情循环和情节运动的完成不是主人公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所致(赛西里娅父死而失去生活依靠、阿尔克利芙的种种安排,等等)。而且,由于作者在作品中只注意了故事情节的设置和结构的安排,人物只是“展开故事情节的工具,或者说,人物只是故事的载体”[2](34 页)。因此,作品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正如查理德·卡彭特所说:它“缺乏可能性的情节剧的薄纱,是由因情节

收稿日期:2000-12-05

作者简介:丁世忠(1964—),男,重庆市武隆县人,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指导教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杨亦军副教授。

的需要而活动的木偶似的人物织成的”[3](30页)。哈代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部小说的缺点,当《枉费心机》1889年再版时,他在《序言》中说:“在写这部作品时无疑是过分专一地遵循了靠神秘、曲折、出其不意和道德暧昧关系来激起兴趣的原则。”不过,哈代在这部小说中所进行的结构方面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他在《序言》中又特别指出:“本书是作者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属于十九年前写的旧作,当时作者正在探索道路,寻找一种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在《枉费心机》中初露端倪的多角纠纷结构。

随后创作的《绿荫下》(1872)被称为“荷兰派的乡村画”,诗情浓郁、风格素朴。然而,当时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看重的并不只是这些。该公司的审稿人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是极其认真的、自然的、细致的,作者努力以自己的风格进行创作,结构合理,剪裁适度,因此作者值得高度赞扬。”[4](39页)小说似乎是用同第一部作品一样的手法讲述了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爱情故事,但一旦进入这部作品以后,你就会真正感觉到它的艺术魅力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和第一部作品相比,第二部显得更有造诣、妩媚动人,带有田园诗的风味。”[5](81页)

与《枉费心机》比较,哈代在这里首先将多角恋爱故事从封闭的空间引向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把女主人公爱情的两难选择融入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种种矛盾冲突之中,而且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女主人公在强大的现代意识冲击下,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情操和价值观念在动摇中的固守(当然,这也折射出哈代本人对宗法制传统的眷恋)。可见,这种开放的空间不仅仅是外在形式(时间与空间),而且深入到了内部世界(精神和情感)。女主人公的三角爱情也随之形成了一种交错的曲线发展。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多角结构”所包含的内涵才远远超越了前一部作品,它不是单纯靠情节设置取胜,而是在特设的情节结构中通过主要人物之间内在感情曲折交错的发展、变化来展示其内在精神、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注意表现“人的生活与自然界生活的结合”[6](426页),把乡村的田园牧歌风味与人物感情揉和在一起,组

成了一首“诗配画”一般的田园交响诗,从而在这种多角纠纷的恋爱中既描绘了优美的田园风光,更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向读者暗示了传统的威塞克斯宗法社会与外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哈代没有因《绿荫下》的成功而停止他探索的步伐,1874年发表的《远离尘嚣》表明他的创作走向了成熟。这部小说仍然讲述了一个多角恋爱故事:女农场主巴丝谢芭·埃弗迪恩与她农场里的放羊人奥克、邻居博尔德伍德及青年军官特洛伊三个男子之间的情感纠葛。

与前两部作品结构不同的是,首先,在外在形式上,其矛盾纠葛已不是双重,而是多重,而且这多重矛盾又有显有隐。在与三个男子的爱情纠葛中,巴丝谢芭与特洛伊、博尔德伍德之间的感情纠葛是两条明线,而与奥克之间的爱情则时隐时现(或者说是暗线)。两条明线呈现的是大起大落的曲线循环——女主人公爱情遭受了两次相似的重大挫折。第一次,特洛伊以自己的英俊潇洒而获得了巴丝谢芭的爱情,但又因诱奸范妮·罗宾导致其怀孕并惨死而外逃,他与巴丝谢芭的爱情被毁。第二次,乡村地主博尔德伍德乘虚而入赢得了更为短暂的爱情,但他因特洛伊不期返回而美梦破灭,遂开枪打死特洛伊,结果被判终生监禁,巴丝谢芭的爱情再遭挫折。与这两条呈循环状的曲线相比,奥克对巴丝谢芭的爱情是一条平缓稳定的直线。从表面的争夺看,他处于弱势,但他所具有的强大潜力又使他呈不断上升态势,最终成为爱情的胜利者:女主人公经过一连串的波折后,终于同一直默默地爱着她的奥克结了婚。因此,这条暗线实质上是最有活力的爱情主线。这就形成了循环曲线与上升直线的复合发展的多重结构。其次,这种以明暗、曲直相交的复合发展的多重结构的内涵也是多层面的,即它不仅限于爱情主题,也表现了对腐朽的贵族传统和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罪恶的揭露、对道德精神的探讨和对宗法制理想的赞美。因此,这种结构既展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又显示出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有力的社会批判意识:对特洛伊身上的资产阶级利己、享乐、轻浮及博尔德伍德所表现的贵族传统的守旧、傲慢、自负的批判。同时,作者仍

旧一往情深地对宗法制社会农民的纯朴、忠诚、善良(如憨直利他、对爱情执着的奥克,单纯而善良的范妮)给予热情的赞美。第三,这种多重结构有主有辅,在纷繁众多的矛盾冲突中总是围绕一个中心点而呈辐射状态。如作品中女主人公巴丝谢芭始终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奥克、特洛伊及博尔德伍德围绕着巴丝谢芭这个中心呈相对独立的运动。巴丝谢芭像枢纽一样把其他人物纽结起来,通过她与奥克、特洛伊及博尔德伍德三人关系的变化来推进故事情节,使情节发展呈现出开放的辐射运动,而整个运动的完成又是主人公思想、情感、性格运动发展的结果。这样,整个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它“主题是恰当的;方法是恰当的;那位诗人和老乡,那位官能敏锐的人,那位忧郁反省的人,那位渊博的学者,他们全部应召而至,齐心协力地创作这本小说,无论文化风尚多么变化多端,它必定在伟大的英国小说中间牢固地占据一席之地”[5](83页)。这部作品的成功表明,哈代通过几年的探索,他的小说的多角纠纷的结构模式已经定型。

在此后的 30 年里,哈代又运用这种模式创作了《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5)、《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作品。

综上所述,哈代小说有着明显的情节结构模式——多角纠纷,即常常以人物的多角恋爱为结构来设计故事情节,通过多角人物之间或呈直线发展、或呈曲线循环、或呈曲直交叉的情感纠纷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批判。追溯渊源,这种多角纠纷是从品字型框架结构衍变而来,即哈代把生活中的三角(或多角)恋爱与小说创作中的品字结构融合在一起,并进行了创新。因“品”字的几个部分相对独立,所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靠枢纽人物来推动,其他人物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但哈代在这里除利用枢纽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情感纠纷来推动情节发展外,又借助巧合、偶然等因素把几个缺乏联系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所有这些又或以曲线、或以直线、或以辐射状表现出来。哈代在小说创作中,正

是通过这种多角纠纷结构模式成功地刻画了苔丝、游苔莎、裘德等典型人物,表现了威塞克斯宗法制农村社会衰亡的历史命运。

二

那么,哈代在创作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小说结构模式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哈代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所致。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社会生活,“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或者能够创造一种不受教育、宗教、政治、习俗和当时的艺术影响的模范作品”[7](333页)。因此,“艺术家必须有意识地面对自然和面对生活”[8](347页)。同时,由于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依附于它的结构,“作品的结构,是作为创作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可能性、创作冲动与表达这种冲动的工具、创作母题与媒介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产生的”[9](180页)。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根据生活的自身规律、根据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评价、根据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而选择结构。哈代长期生活在乡下,对家乡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非常熟悉,对威塞克斯传统的宗法制农村生活情有独钟。作为威塞克斯社会“优秀的编年史家”、“十分独特的现实主义者”[10](468页),哈代既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表面的繁荣与乐观,更“非常敏锐诚实地观察了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生活的阴森惨淡的解体过程”[10](465页)。而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被破坏。人是社会的主体,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11](119页)。因为婚姻形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素,它受社会政治状况、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的制约。通过婚姻恋爱往往可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实质。所以哈代在创作中常常紧紧抓住人物之间婚姻恋爱的纠纷来安排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均是如此,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无一不以爱情为轴心组织情节,而爱情又常常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多重、多角的纠纷,

而且时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引人,这就可谓曲直相交、波澜起伏。如《远离尘嚣》中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宗法美德与资本主义罪恶之间的矛盾以及传统生活内部出现的危机,正是通过人物情感的多角纠纷体现出来的。特洛伊的出现、巴丝谢芭思想的变化、博尔德伍德的结局,特别是范妮的悲惨遭遇,表明在远离尘嚣的威塞克斯社会中古老的传统生活已经被资产阶级文明所侵袭,说明威塞克斯和谐宁静表象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后来的《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中,作者通过人物情感的多角纠纷作了进一步的揭示。

其次,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哈代对人的认识所致。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展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来塑造人物的性格或者说探究人性的差别。莱辛强调说:“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12](125页)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人的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又导致了人的性格的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福斯特曾指出:“历史家从事记录,而小说家则必须创造。”[13](238页)小说家在创作中如何创造人的性格?如何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呢?哈代以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为突破口来展现生活中千丝万缕的多角纠纷,以凸现人性、表现性格。如《远离尘嚣》中作者通过多角纠纷揭示了巴斯谢芭虚荣与单纯、浪漫与理智、幼稚与成熟等性格,而在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尤为成功地展示了苔丝复杂性格的发展历程。苔丝的性格包含了三种要素:“纯洁性、反抗性和道德保守性。”[14](60页)而这三个要素既是她性格的三个方面,又展现了她性格的发展。苔丝有威塞克斯农民的质朴与纯洁。由于纯洁,她到地主德伯家打工时才被亚雷欺骗而失身;由于纯洁,她才在新婚之夜把自己过去的不幸告诉克莱;也是由于纯洁,上当失身后的苔丝才没有堕落,而是开始萌生反抗意识——她离开亚雷而谋求新生,写信抗议克莱的无

情出走,以致最后杀死亚雷而与克莱逃命荒原。但另一方面又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她的反抗并不彻底,她的身上又带有明显的道德保守性:在被亚雷诱骗失身之后,她认为自己是礼法的罪人,不配作克莱的妻子,以致结婚那天,她竟然独自跪在地上祈祷;她对于被克莱抛弃这种不平的待遇长期沉默,对丈夫百依百顺,这种自轻自贱的做法恰恰助长了克莱对她的冷酷,也加重了自己命运的悲剧性。可见,苔丝复杂的性格正是在人物关系的多角纠纷中刻画出来的。

第三,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合代对传统文学的借鉴和受建筑艺术的影响所致。在哈代一生中,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学的学习、借鉴。许多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对他的影响极大。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戏剧(无论是历史剧还是传奇剧,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情节具有多层次、多线索的特点,但读者、观众在阅读观赏时并没有感到作品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原因就在于莎士比亚非常重视剧作的结构艺术。他在创作中充分利用当时的舞台条件,对人物的活动加以合理的安排,对冲突的发生、发展、激化直到解决的过程进行合理的设计,以达到情节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使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少年时代的哈代就非常喜欢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这种喜爱一直保持到他一生的最后时刻。他经常参与有关莎士比亚的活动,讨论有关莎士比亚的问题,学习他的结构技巧。哈代曾说过:“小说及其戏剧性的全部秘密——在结构上——在于把不平凡的事物同永恒的和普通的事物处理得恰到好处,作者知道如何安排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事物,才算掌握了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15](27页)他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学习结构艺术、悲剧思想等,这一切最终都较好地融入在他的创作中,体现在他小说的结构模式里。如《还乡》,哈代通过克林、游苔莎、韦狄、朵荪、文恩彼此之间的矛盾纠葛来表现爱敦荒原上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斗争。第一卷《三个女性》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氛围作了铺陈,介绍了朵荪与韦狄、韦狄与游苔莎、文恩与朵荪的情感纠葛;第二卷《归来》开始介绍克林的归来,引出克林与游苔莎的情感纠葛并牵动其他几对矛盾纠葛逐步激化,并最终酿成悲剧。整

部作品矛盾复杂、纠葛繁多,但作者通过主要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来组织情节、结构作品,使小说的结构十分严谨。

哈代小说的结构模式也来源于他对建筑艺术的偏爱。1856年,16岁的哈代拜建筑师约翰·希克斯为师,到他的建筑师事务所学习建筑。1862年,哈代又到伦敦著名的亚瑟·布鲁姆菲尔德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掌握了丰富的建筑学知识。他本人曾多次受命维修教堂,还当选过建筑学会会长,曾获得过由英国皇家建筑学院举办的建筑论文比赛的第一名。哈代虽然未将建筑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建筑艺术的“时间因素”、“空间感”,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建筑体现的那种简洁、威严、曲直相交的神秘优雅之美无形中却渗透到他的创作审美中。哈代说过:“一部小说,应该像一个完全有生命的机体,这机体里面的各部分,如布局、对话、人物和景色等,全部要很确切,很适当的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完全有活气的建筑的单纯效果。”[16](94页)他的作品中不仅多次出现建筑师、建筑物(如《一双蓝眼睛》中的史密斯、《淡泊的女人》中的萨默塞德是建筑师,《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是石匠、《远离尘嚣》中修建大谷仓等),而且他擅长从建筑学的角度去安排小说结构。如《德伯家的苔丝》,其情节构思的故事时空非常独特。小说的时间呈跳跃发展:春天(第一卷)——秋天(第二卷)——夏天(第三、四卷)——冬天(第五、六、七卷);小说的空间不断转换:人物活动的舞台场景从马勒村到纯瑞脊、塔布篱、棱窟槐……主人公苔丝遭亚雷欺辱失身,与克莱的相识、相恋以及她被弃后与亚雷同居并将他杀死等种种矛盾纠葛和情感波澜既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也与四季的更替融在一起。小说时间跳跃中的循环和空间延伸中的重复又使苔丝的悲剧带有神秘、宿命的色彩。这些正是哈代追求“建筑的单纯效果”在他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正如W·费尔普斯所说:“当哈代先生凭借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随意地给他的小说里提供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素材时,便可以看到他年轻时那种训练的伟大成效正在以一种更为微妙和深刻的影响出现。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所获得的智能方面的乐趣——一种有时使我们厌恶低能作家的作品的乐趣——大部

分来自他的文学结构方面的建筑学。随便什么候你都会看见建筑师哈代。从纯粹的结构技巧看,哈代超越了他的所有同时代的作家。”[17](14页)

此外,哈代小说结构模式的形成,也与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和为了适应报刊连载发表的需要有关。如同巴尔扎克、大仲马等人为谋生而写作一样,哈代从事小说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生计。他的小说多在报刊上连载(英国自18世纪以来报刊文学盛行),读者多为上层家庭妇女和普通市民,他们要求文学内容有趣味性、故事情节有曲折性,否则文学作品便被读者拒于门外、被出版商拒于门外。哈代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与小姐》之所以未能发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为了争取公众的认可和出版商的支持,他不得不写出适应资产阶级读者趣味的作品”[18](483页),于是,他听从了梅瑞狄斯“尤其要他注意结构和文学写作技巧”[18](483页)的建议而潜心探索。哈代经过思索后认为“小说的真正的、也许是尚未被公认的目的就是提供愉悦,其方法是满足人们对人类经验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异乎寻常的喜爱”[19](100页)。他进而指出:“作家的难题就是:怎样在异乎寻常的事物和平淡无奇的事物之间取得平衡,从而一方面带来趣味,另一方面又带来真实。”[19](100页)从接受主体来看,他们“几乎有着偏爱情节的本能倾向”[20](92页)。另一方面,从文学作品来看,“没有情感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21](149页)。所以,哈代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后发现以曲直相交的多重矛盾展现的“多角纠纷”的爱情故事既可以产生“趣味”,满足人们愉悦、消遣的需要,又能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同时又符合社会生活的“真实”,从而解决了“作家的难题”。

当然,哈代的小说创作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仅仅为了发表的需要而迎合读者趣味以致于有意损伤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W·戴维森所说:“哈代的作品与当时流行的作品表面上相似……哈代本人的意图(并不总是成功的)是把自己的书写成畅销书的形式,或者使之达到他所认为的当代优秀的文艺的标准。”

[22](121—122页)哈代小说很注意趣味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他多角纠纷的小说结构,不仅给人们带来趣味性,更给人们带来思想性。

总之,哈代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把自己方方

面面的知识和创作观念都融入到了对小说结构的探索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他小说的结构模式才得以形成。

注释:

- [1]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A].李邦媛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3]理查德·卡彭特.托马斯·哈代[M].转引自:聂珍钊.悲感而刚毅的艺术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72.
- [4]F·E·哈代.托马斯·哈代[M].转引自:聂珍钊.悲感而刚毅的艺术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72.
- [5]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和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6]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7]爱默生.论艺术[A].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8]加兰.粉碎偶像[A].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9]阿诺德.艺术社会学[M].转引自: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0]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2]莱辛.汉堡剧评[M].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1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方土人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14]张世君.《德伯家的苔丝》欣赏[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 [15]哈代.生活与艺术[A].转引自: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 [16]转引自:张世君.《德伯家的苔丝》欣赏[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 [17]W·费尔普斯.论托马斯·哈代[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8]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9]M·托贝尔.哈代为其艺术辩护:不协调的美学[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20]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宋协立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21]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22]D·戴维森.托马斯·哈代的小说的传统基础[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Attempt at Structure of Thomas Hardy's Novel

Ding Shi-zhong

(Sichuan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re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Teachers,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striking structure of Thomas Hardy's novel is based on knots between lover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his life experience, revelation of humanity, and decision to cater to readers' tast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Key words: Thomas Hardy's novel; structure pattern, knots between lovers

[责任编辑:张思武]